



10799

瓦卮集卷五

衡山彭坊儀岳撰

書齋藏

劄記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彭子曰日月亦有消長。日明於晝。月明於夜是也。寒暑亦是常存。寒往暑來。暑往寒來。無一息之閒也。

信近於義。章疏云信雖非義。然能反復不欺。故曰近義。恭雖非禮。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按此將瓦卮集卷之五

近字看得死煞。不知近義卽是合義。近禮卽是合禮。有子氣象似聖人。故其詞不迫切。如孔子言巧言令色鮮矣仁。言鮮則絕無可知。非謂巧言令色尚有纖毫仁也。

孟武伯章疏云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貽憂於父母也。按此條雖說得去。然終不如今註義精。

攻乎異端。章註疏與今註同。章大力作此題義。作攻伐之攻。甘心叛道。必欲爲異端迴護。可笑也。



季康子問使民章子曰臨之以莊云云註疏皆作  
人君之事又云時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告  
以人君之事按古者大夫各治其私邑於其私邑  
亦得稱公則此臨民自指季氏私邑說若謂聖人  
因季氏不臣遂以人君之事懲憚之則聖人亦一  
苟文若矣不幾於亂道之甚乎

曾子質魯而用功誠篤知行並進只是於大本大  
原處尚未見到故夫子呼而告之或問夫子告曾  
子以一貫與告顏子克己復禮如何曰道理只是

瓦卮集

卷之五

二

一個話頭自有不同一貫是從源頭處說克復是  
就用功處說曾子若不會於克復用功安得遽聞  
一貫精察力行便是克復一路工夫若顏子問仁  
時想是於源頭已見到矣若不見到安能一日便  
得克己復禮

顏子不貳過不徒是已錯之事不復再做如此則  
人人皆能何獨顏子須知此是見得快改得速故  
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未嘗不知  
是其至明處其未嘗復行是其至健處 顏子之



過不是大段礙理事。不過幾微之間。稍有照管不到處。所謂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是也。只是未熟在。蓋大而未化去。聖人一開也。

偶憶論語知者樂水一章。復憶五常之配五行。乃知知體動而其用則靜。仁體靜而其用則動。

子畏於匡。曰匡人其如予何。於宋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信天也。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賢信聖也。聖非與天爲一。不能信天。賢非詣幾於聖。不能信聖。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看一日二字。煞是至明。

瓦卮集 卷之五

三

至健所以夫子獨舉以告顏子。若仲弓則第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使其循循於敬。恕之閒亦自把捉得定。不至大段走作。若望其一日克己復禮。安能有此力量。

齊人歸女樂。章朱子謂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云云。坊按史記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乃語魯君爲周道。游觀三日。曰微服曰爲周道。則其並不與臣下謀。可知此亦何由告之。且據史記與孟子直待燔



肉不至而後行則其去亦未爲急也。但論語此處不載燔肉事。想是記者失之。此又可想。記者見識不到處。

博學而不審問。慎思明辨。則仍是記問之學。

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又謂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云云。當時與楊墨辨者。究係何人意。皆孔氏之徒歟。惜其不傳。而孟子兩章語氣似相反。而意實相同。蓋一則嚴異端之辨。而閉聖道之防。一則寬既往之失。而宏容納之量。揆之瓦卮集卷之五。衛道之心。則一也。

四

千乘之說。朱子或問謂如馬氏之說。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十家而出車一乘。凡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馬牛兵甲糧糗芻菱具焉。恐非八十家之力所能給。是固然矣。然所謂八百家出車一乘者。似亦欠考。按漢書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



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瓦卮集

卷之五

五

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據此則一成之地爲井者百除去山陵沈斥等項實六十四井卽一甸也每井八家計之一甸共五百一十二家貴與馬氏曰按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愚謂大司徒所言是都鄙授



田之法。遂人所言。是六遂授田之法。小司徒所言。是六鄉授田之法。蓋六鄉近郊之地。大概肥美。就其中雖有上中下之別。然其所謂下地者。亦無歲不可種。非如都鄙有一易再易之地也。

張子曰。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嗟乎。封建卒不可行。則井田亦斷不可復。三代後。貧富相耀。俗之漸民久矣。

虞山十三經注疏序意。專主漢儒。愚謂他姑無論就易學之象數言之。宋儒與漢儒孰爲精。邇耶。但

瓦卮集

卷之五

六

注疏諸書其傳甚古。終不可廢爾。

圓圖之乾坤坎離震巽兌艮俱相對。但差一位。可見流行中便有對待。底橫圖之復姤居中。可見對待中便有流行。底總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而已。陰陽無二也。

天生民而立之君。欲其教之養之。蒙有教之義焉。需有養之義焉。故屯次乾坤。蒙需次屯。

訟之九二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衛元咺不識此義。是以終不免焉。



四象太陽居一少陰居二少陽居三太陰居四四象之上各加一陰一陽則爲八卦而其次序則乾兌生於太陽之一離震生於少陰之二巽坎生於少陽之三艮坤生於太陰之四朱子以河圖配八卦謂太陽之位居一而數則九位者四象之位也數者指揲著過策之數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也謂乾得其數而兌得其位故乾爲九而兌爲一云云者蓋姑以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數分屬八卦一是太陽之位九是太陽之數

瓦卮集

卷之五

七

而乾坤於四象均屬太陽故以圖之一與九配乾兌也餘六卦俱放此先天圖之乾在南而河圖之九在酉河圖之一二三四在四正而先天圖兌震巽艮在四隅不同者此自以河圖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分屬八卦見聖人所以則之者如此而非以其方位言也

伏羲畫卦所以有取於河圖者不過則其奇耦之數以爲陰陽之畫而已其實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蓋非一矣朱子所謂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



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亦是以意推測出來見圖之與卦其相合有如此爾非謂伏羲當日實以是畫卦也。

今世所刊易經前列朱子圖說有於河圖四方四隅照先天圓圖列八卦者則坎反在太陽之九乾反在少陽之七與老陽少陽數不合要知此等處總宜活看必欲於圖書上加派八卦自不免牽強湊合之病矣。

圓圖非始於復流行之體復之前便是坤姑從復

瓦卮集

卷之五

八

起數之爾萬物皆始於子之義也。

橫圖非始於乾對待之體有乾便有坤畫卦時以一陰一陽遞加而上陽常居右爾陽貴陰賤之義也。

圓圖是一個渾成底物事無始無終無首無尾不得已從復數之爲始就其始而言亦始於坤復之中。

陰陽皆自下而上驗之冬夏井泉可見故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各當歲之一月。



坤之初與剝之上相接。上與復之初相接。兩頭皆有陽可見。陽未嘗無故。六得稱龍。其血元黃。勝敗未分之象。陽詎可敗哉。復之初曰不遠復。言復之易也。陽剛勝陰之義也。其以邵子所稱十二會言之。則元黃天地未分之象。故文言曰。元黃天地之雜。未嘗言敗也。復初九。其天開於子乎。陽敗則乾坤或幾乎息。然註曰。兩敗則勝負均未嘗敗矣。人生於寅。到寅便有君臣。盤古氏之首出是也。故泰彖曰。上下交而其志同。

瓦卮集

卷之五

九

序卦言文王序卦之次第。見與連山歸藏不同。周易也。所謂受之者。言聖人以此卦受之。非成卦之序。亦非易卦流行自然之次第。蓋專主義理言矣。河圖之數。五十有五。中間無點。處便是太極。朱子謂虛中之五與十爲太極。竊恐未當。斯說也。質之周子之太極圖而合。周子之圖五行。何嘗虛土耶。朱子欲以一二三四合六七八九爲四象。故只得虛中之五與十爲太極。其實不必如此。陰陽無截然兩段之理。橫圖乾坤之中爲復姤。是



其相接處。

畫卦之爻止於六爾。由圓圖觀之。十二月主卦之爻。爻爻相接也。

圓圖是從橫圖中間起。故曰人於心上起經綸。

圓圖從復數起。左旋而至於坤。橫圖從乾並排以至於坤。二圖不同。何也。曰陰陽有個流行底。有個對待底。橫圖便是對待底。蓋以一陰一陽遞加而成六十四卦也。圓圖便是流行底。萬物皆始於子。故從復起。一陽始生於下也。由是而臨爲二陽。泰

瓦卮集 卷之五

十

爲三陽。大壯爲四陽。夬爲五陽。乾爲六陽。姤一陰生於下。由是而遯爲二陰。否爲三陰。觀爲四陰。剝爲五陰。坤爲六陰。又自是而爲復。陰陽流行無間。斷也以流行之圓圖較對待之橫圖。則自復至乾爲數往者順。朱子謂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自姤至坤爲知來者逆。朱子謂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然本易之所以成。則以一陰一陽遞加而成。其先後始終一如橫圖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圓圖既從復數起。則一路至坤。不必更分兩段。但較之橫圖。則自復至乾。爲數往者順。自姤至坤。爲知來者逆。有不同爾。

伏羲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見天地陰陽之定位。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陽之中有陰。陰之中有陽。故於一陰一陽之上。又各加一陰一陽。由是而遞加。以成六十四卦。卦有六爻。爻之止於六者。何也。五六。天地之中。卦主中數而言。故止於六。後人遞加。爲四千九十六。左傳所載。觀之否貞。瓦卮集。卷之五。屯悔豫是也。卦之變也。伏羲。文王。周公。所無也。其起於周之季世乎。象數之學繁矣。

凡言悔者。有變之義。八卦變爲六十四。故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六十四變爲四千九十六。故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吉凶悔吝四者。吉凶一定者也。悔則自凶而向吉。吝自吉而向凶。亦變之象也。悔爲善變者歟。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事萬化。生於心。新安陳氏謂指圓圖之乾坤。方圖之震巽。



竊謂圓圖是指坤復之間爾。萬事萬化生於此矣。若坤則只是翕聚收斂。乾是極盛時。均非生也。方圖似單指震復之下體。震恐懼修省。其邵子心法之謂歟。

方圖復姤當東西之中。在圓圖則當南北之中。橫圖當二儀之中。此正是陰陽相接處。在人心則由動之靜。由靜之動也。

植物之類。多有夏秋冬才生者。此可知生意之周流無間。元之統四德。亦是如此。朱子曰。是他到這

瓦卮集 卷之五

三

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個小小元亨利貞。

夏至一陰生。老陽變爲少陰也。冬至一陽生。老陰變爲少陽也。此便是易之變易。便是周子圖說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河圖以四時之序言之。北方一居六內。一者微陽也。邵子冬至子之半。律歷志陽氣踵黃泉而出。是也。至東方則陽漸盛爲春矣。然陰爲陽所逼。尚發在外。如今正月尚多餘寒。南方二居七內。夏至一陰生。西方秋則陰漸盛。而陽氣尚發在外。如今



七月較夏更熱。五十居中則土之寄旺於四時也。朱子謂堯典第一下個欽字。欽卽敬也。愚謂允恭克讓。允字克字。謂實能如此。卽誠字意。蔡傳允訓信。信卽誠。舜典溫恭允塞。溫恭敬也。允塞誠也。六經言敬言誠。此其權輿乎。

文莫古於尚書。易雖始於伏羲。然伏羲止有六十四卦名而已。固無辭也。

克明俊德。古註作能明俊德之人。朱子謂文勢無用人意。愚謂看大學傳釋明明德。首引此句。結以瓦卮集。卷之五。皆白明也。可知古註之誤。朱子之精。

三

朱子謂堯舜只是名。有謂堯舜爲諡者。按虞書四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格汝舜。豈有生而稱其諡乎。記曰死諡周道也。夏殷以前無諡可知。

應子朱啓明。蔡傳以應子爲嗣子。又引或曰。應國名。夏書有應征。周書有應之舞衣。愚按夏書應侯爵。此云應子。其非夏書之應可知。又史記五帝本紀亦云。嗣子丹朱開明。則應子之爲嗣子。尤明白無疑。又史記五帝本紀及三代世家列傳。凡節。



錄尚書左傳國語諸書成文而更易其字者大抵字義皆同。或竟更其艱澀而易以平正。如堯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史記改作信飭百官。衆功皆興。明明揚側陋。改作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竟是尚書註解矣。史記此類甚多。

舜讓於德弗嗣。史記作不懌。懌意當作不繹。蓋言不繼其位爾。卽弗嗣之意。若作不悅懌難解。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可與大學小人閒居爲不善節。及下節心廣體胖數語參看。

瓦卮集

卷之五

十四

殷頌允也。天子降於卿士。謂湯以天子之尊而降於卿士之家。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是也。若如註作天降之解。則於本文于字似說不去。

衛風綠兮絲兮。女所治兮。言綠亦猶是絲耳。而女特手自治之。猶之妾亦猶是人耳。而女獨嬖而貴之。以見其心志昏惑。此解與朱子不同。然覺有理。邱中之詩。意若曰。邱中則有麻矣。子之不來。殆彼畱子乎。然彼則何能畱子也。將其施施然而來乎。彼字卽指麻講。詩人每有以無情之物爲有情者。



如此解稍覺蘊藉。若如朱註謂婦人疑邱中有麻之地。復有與之私而畱之者。未免太涉狎媾矣。聖人何至錄此種詩耶。若如序說作思賢之詩。則有麻有麥有李。皆指其田園之樂。足以畱之。此亦自說得去。不知朱子當日何故必以爲淫奔之詩。按鄭風多淫奔之詩。檜不然也。大概其詩多憫時病俗之作。蘇氏例以邶鄘衛不知彼三國繫於一處。此繫於齊魏唐秦陳之后。故自不等。先儒又曰。檜亡春秋之始。曹亡春秋之終。未知先聖繫詩時。瓦卮集卷之五

十五

果有此意。否。至終以幽風。則文中子言變之可正其說善矣。

春秋隱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所俠也。註曰。俠其名。所氏也。今按漢有所輔。所忠。意皆祖俠。歟。姓譜又載周有所華。宋大夫侯再攷。

隱元年左傳云。遂寘姜氏于城。頰而誓之云云。旣而悔之。按鄭莊此悔。猶有人心。楊廣終身不悔。所以有江都之禍。鄭莊與秦政不同。頰封人與茅焦不同。秦太后得罪宗廟。與姜氏寵愛少弟不同。



學者於此參觀亦是窮理之學

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按曲沃於翼臣也王助臣伐君三綱淪矣禮樂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按此年春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曲沃旋即叛王自古人君寵亂臣賊子未有不反噬者也

莊八年左傳云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云云仇讐之人非可與共

瓦。危。集。卷。之。五

七

事莊公於是乎爲不孝且公實畏齊不敢伐其師而姑引夏書以自飾欺己乎欺人乎不然後此莊公在位猶二十有四年不聞其所云修德者何事豈其忘此語耶抑公所謂順無道之天者耶

僖元年左傳云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按哀姜淫亂與弑閔公罪通乎天齊桓殺之宜矣何爲已甚且齊不殺魯必不能殺則是弑君之賊淫亂之婦皆倖逃於王法三綱五常之滅久矣



楚滅弦滅黃敗徐橫行中夏視齊若無有也當時  
管仲君臣安在乎良由此時齊霸已極盛而就衰  
蓋去射鉤檻車之辱已遠所謂有生之樂無死之  
心而楚有子文當國亦是勁敵所以齊卒不能抑  
楚歟

僖十六年左傳云城郟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  
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按陳勝以狐鳴首事與此正  
同然要皆以人心之不附爾

僖二十八年左傳云殺顛頡以徇於師按顛頡爲

瓦卮集

卷之五

七

晉文從亡功臣此後世殺功臣之始然在顛頡則  
宜殺與越信鳥盡弓藏不同

胥臣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因薦之文  
公引古語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今按此語與論  
語孔子告仲弓語大意相同其曰敬德之聚也尤  
爲聖學切要語

文公欲使陽處父傅太子問於胥臣以爲不可因  
引文王在母不憂及八虞二號云云其多聞卽此  
可見一斑



夏小正傳當在公穀之前。而文法特爲神似。意其前後相去不遠。故筆墨畦迳相同如此。

夏小正傳云。微陽動於黃泉。陰降慘於萬物。余謂當陰降慘之時。而微陽已動。可悟盈虛消息之理。夏小正傳云。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今按羔小羊也。不食其母。言羔既長。太能自食草木。而不食於其母也。蓋不飲母之乳耳。古人文字之奧如此。今人原不必斤斤學之。然要不可不知有此一瓦卮集卷之五

大

種不然一闕之市不勝異意。幾何不令人見之。欲嘔耶。

史記歷書。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云云。與國語同。左傳重爲勾芒。木正黎爲祝融。火正。劉氏以爲南字誤。索隱謂重黎二人。元是木火之官。兼司天地。而天是陽。南是陽位。木亦屬陽。所以謂木正爲南正。火數二。二地數也。亦稱北正。地陰主北方也。臣瓚以爲古文火字似北。亦未免牽強。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



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與左傳國語不合當是史公誤也虞書乃命羲和孔註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新安陳氏謂重黎自掌天地神明羲和自掌四時作歷疑是兩官愚按史瓦卮集卷之五

十九

記歷書明云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而立羲和之官安得以重黎羲和爲兩官乎有謂別有羲伯和伯後乃分命仲叔共六人朱子以爲非是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坊按此言素王與仲尼稱素王不

同。

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



女修織元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大業愚按此事與殷之先簡狄同皆後世附會語

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按先王之世罪人不孥秦文之二十人去西周猶未遠而遂有三族之罪然則秦之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死六十人按一切暴虐之法皆始於秦至始皇乃一大發泄之爾沙邱望夷之禍乃其毒潰時也

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按今奏摺及一切官行瓦卮集

卷之五

三

文書凡姓名多者只舉首事一名下以一等字包括之其文法已始於此

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云云按虞不用百里奚晉虜以爲媵於秦虞不足道矣晉獻公似爲有知者何以亦不知收奇才於亡虜之中耶可知秦穆高於晉獻遠甚秦僻在西陲而能畱心中原人物君子是以知秦穆之能霸西戎也

穆公得百里奚與語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云云按奚稱蹇



叔數語可與管仲稱鮑叔處參看皆英雄未遇時  
知己

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據此則僕以養牛  
干人實有其事但所干非秦穆公爾

呂卻等疑丕鄭有閒乃言夷吾殺丕鄭按此謂言  
於夷吾而令其殺之也言字之下少一於字此是  
古文減字法

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註云調和也按此其調也  
四字在今日古文學之反爲晦澀

瓦卮集

卷之五

三

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云云按此  
種接法實古文敘事之奧突入直捷卻又不覺其  
突所以爲妙初穆公亡善馬云云此是追敘法  
上既突接此處必將原由敘清

史記周本紀云故謂周秦也按文意猶云凡言周  
爲秦者欲令楚怒周伐周使周不得已而必入於  
秦故謂周爲秦也此句周秦二字中間少一爲字  
是古人減字法乃文字奧處原註解頗謬下文  
云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二於字頗難



解註作親字解不的竊意恐是于字之訛于往也  
言周往秦因善之不往秦亦言善之言善之謂以  
言善之也此亦古人文字奧處

威烈王二十九年九鼎震按震當是爲雷所擊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  
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按  
此讖緯之說所由肇歟

自古爲子孫計長久者無如秦始皇其銷兵器築  
長城設想特奇

瓦卮集

卷之五

五

李廣殺霸亭尉無侯度矣安望封乎然漢高晉文  
猶不能無忘於舊日之仇隙也賴聞言而止故曰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惟宋太祖謂趙普曰塵埃中  
安能識天子宰相可謂大哉王言

春秋僖二十五年天王出居於鄭漢人斷昌邑王  
事引公羊傳以爲宗廟重於君坊按言宗廟重於  
君是也引春秋卻未免傳會與雋不疑論僞衛太  
子引衛蒯躄事同

平勃誅呂氏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斷故也唐



張柬之等不誅武三思卒致武氏之焰復興諸人亦自不保其身智不逮也夫

楊子雲文中子皆不免吳楚僭王之罪然論文則楊子雲勝論人則文中子勝朱子許文中子爲隱君子而綱目目雄莽大夫於此可見

蔡伯喈末年於董卓事令人嘆憾然王允此時應曲全之而蔡不及楚二龔遠矣

漢虞詡奏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宋時夏人謂漢人頭膝閒語意正相似

瓦卮集

卷之五

三

史載羊祜母蔡氏中郎將邕女也前母孔氏云云按此則北海女不獨文姬矣而兩人遭際懸殊豈非命耶

邱文莊公一代名儒而其論史謂范仲淹爲生事人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宋室末造議論乖角殊不可解

宋潛溪謂作史當書呂氏滅秦牛氏易晉

此語規大

全續編二坊謂宮闈中暗昧不明之事豈可遽見

於策宜附見本紀之後作傳疑之語可也明史載



建文帝自焚不書出亡之事亦失之疎。

晉書載記呂光傳云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坊按鳳凰見則百鳥從之聖人作而萬物覩亶其然乎。

瑞應圖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吉光然則吉光是馬名今人動稱吉光片羽誤矣又漢武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時服此裘以聽朝余按吉光片羽字用之舊矣詩文偶然湊着用之亦自不妨蓋考訂家與文章家原自分兩途也雖然瓦卮集

卷之五

三

此特言夫詞藻耳若夫禮樂典章兵刑錢穀之數則自不可得而忽畧疎漏矣。

庚寅三月望日在杭州旅舍偶借得居停倪鴻寶

先生集卷首例言有論諡法一條因手錄之而附

鄙見二則於後以備參考其公諱元略例言乃其論

諡法云陸文裕論諡以文貞爲美謂貞者正而固

也義尤該洽考大臣諡文貞者唐惟魏徵宋璟宋

惟李昉王旦文裕又謂宋後避仁宗諱始易爲正

世故以文正爲儒臣之極則似指王曾范仲淹司



馬光三賢言之也。明三百年賢相之諡。西楊華亭諡文貞。茶陵餘姚諡文正。迨甲申之難。福王追贈吳橋范公學士諡文貞。先公與杞縣劉公少理諡文正。我

世祖章皇帝追卹先臣范定諡文忠。劉定諡文烈。而先公得定諡文貞。蓋一字之榮。恩逾渥矣。第貞正二音相近。傳寫多訛。且以

世宗皇帝廟諱下一字嫌名。故年譜舊避作正。今遵新例。仍寫本字。

瓦卮集

卷之五

三

坊按儒臣之諡。大較以文之一字爲極。則其兼一字者。則以文正爲極。則至兼他字者。次之矣。唐如昌黎。宋如朱子。皆特諡文者也。其在成周。則惟公且諡文。故國語稱周文公之頌。宋歐陽永叔卒時。議欲諡文。以追配昌黎。會當時有忌之者。不果。乃諡文忠。然後世未嘗不韓歐並稱也。至文正之諡。在宋如王范。司馬。在明如茶陵。皆其矯矯特出者。代不數人矣。

春秋時諸侯諡文者頗多。如晉文。衛文。魯文。邾文。



公之類。當時王朝號令不行於天下。列國無請諡於周者。大約皆臣子私諡之耳。今按魯僖興學校。修闕宮。一時典章禮樂。頗稱燦然。而乃不諡文。至文公闇弱。魯寔微矣。及得諡文。然則春秋時之諡法。亦不足憑哉。

漢藝文志載司馬遷有賦八篇。今無一字存者。意其不足傳耶。噫。遷有史記足矣。復何用賦爲。

昔人謂宋人以文爲賦。余讀楚詞卜居漁父兩篇。始知以文爲賦。自屈子始矣。自兩漢而下。乃無有

瓦卮集

卷之五

三

以文爲賦者。唐阿房又濬其源。宋人益導其流。且

昌黎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

那用故謗傷。或謂爲元微之李杜優劣論而發。不

知元直謂杜優於李耳。不惟未嘗謗杜。且未嘗謗

李。其稱李曰壯浪縱恣。擺去拘束云云。又何嘗不

極力推許乎。意當時必另有一輩人。指摘李杜粗

率處。如工部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晒未

休。此種人。何時何代無之。蟬蚍撼樹身名俱滅。悲

夫。



工部當時體三字最是通人見識

荆川皇陵行入後有云伏膺烝嘗時不後清明寒食更澆酒此似士庶人家掃墓祭祖話頭全與皇陵不稱看工部昭陵二詩是何氣象所以古稱大手筆之難

荆川七律云文入妙來無過熟又云文有波瀾堪得髓二語皆可悟作文之法

余嘗過溯源池上書屋溯源歷舉今人詩文曰如某某等是皆艱深文其淺陋余曰渠安能艱深哉  
瓦卮集卷之五  
直是淺陋耳若如楊子雲之艱深吾且手其書不忍釋矣如彼不能何溯源曰渠亦有艱深之貌因相與大笑余謂艱深之貌四字尚是過譽

陳兩山太史曾問王孟穀先生公作拘體詩如何孟穀云余只取唐人詩中拘體者一一依其平仄爲之不敢自作拘體也蓋先輩之敬慎如此先君子鞭後集中有拘體詩一二首乃是以平仄錯綜對如己巳中秋詩露下十分三分冷梧飄一葉萬葉疎十分三分皆平一葉萬葉皆仄又如壽夏太



史詩量籌君臻五十歲附驥我想庚辛年量籌君  
臻皆平附驥我想皆仄是也王戩字孟毅漢陽人  
康熙閒舉博學鴻詞

不中余家嘗有其詩集爲  
湖北學使者蔣公借去

古之迴文三千七百五十二首今之迴文止可作  
兩首才之相去遠矣雖然彼三千七百五十二首  
者果何爲哉豈其皆可傳耶蘇氏婦人無事作此  
或可大丈夫須眉如戟要自有無窮事業安能作  
此兒女子閨房纖纖語耶順逆兩讀之迴文似  
亦可不必作以其無關緊要徒費心力耳雖然大  
瓦卮集卷之五

天

儒如朱子詩文大家如東坡皆作之矣今亦不敢  
遽鄙棄之也

白之蜀道難遠別離杜甫所無也甫之北征咏懷  
諸篇則又白所不及矣要之甫其如聖之集大成  
乎人巧極而天工錯白爲仙才昔人所評良不誣  
也

凡詩文寫情寫景到自然處便是絕妙好詞如柳  
擘之日落江南春是也

昔者吾友嘗得詩法於某幕客其言曰作詩須學



一家先君子笑曰。將奉一先生爲儀表耶。我則異於是。旋又曰。此法固自簡要。奉一先生爲儀表。乃先君子里仁爲美制義篇中語。

初盛唐詩。渾厚居多。盛唐亦閒有雅淡者。雅淡而兼渾厚。則王孟是也。中晚雅淡穠麗兼有。渾厚希矣。

李太白五七絕。忽然而起。突然而止。一氣旋轉。高唱入雲。中間復多奇句雋句。在此體唐人應推第一。

瓦卮集

卷之五

无

初唐詩氣骨高而情致不必盡妙。中晚情致纏綿。要其體格稍卑。遠不如初盛之雄渾。惟盛唐氣體既高而情致亦時入妙處。又須知初唐人情致即在氣體之中。晚唐惟其情致纏綿。所以氣體不免卑弱。

陳子昂春夜別友詩。起二語未免太板。自是陳梁餘習。鍾譚力闢此種。不爲無見。只未免矯枉過正爾。

子昂登幽州臺歌。曠然遠想。是真讀書人。乃有此



襟懷

孟襄陽洞庭詩前半寫景後半言情後半舟楫垂釣等語於言情中仍帶定洞庭景物字面方不致說成兩概杜工部此題詩似乎說成兩概矣然其所謂昔聞今至者蓋言己因避亂方得至爾與下戎馬關山正相關照不然則起二語胡爲哉詩亦有前後絕不相照而氣體自高如工部之畦同小麥熟且願休王師是也此種機趣深得風人遺意要非今人所易知亦非今人所易學爾

瓦卮集

卷之五

三

工部杜鵑行蓋擬鮑照行路難也而杜詩不及鮑遠甚

楊士奇擬太和公主和番詩云粉淚辭丹禁紅顏冒虜塵粉淚紅顏豈所以稱天子之女此謂不得體自來作此種題者得體頗少雖杜工部亦然况其他乎竊謂宜以天子懷柔萬國王姬下嫁爲義庶幾無愧詩人唐棣請離之旨

工部詩每於起處有無窮遠神覺千言萬語說不盡在



工部後出塞詩如朝進東門營一首聲調詞藻純  
乎漢魏矣。宜于鱗獨取之也。須知詩之高古有  
在聲調詞藻之外者。于鱗專取聲調。故每爲後人  
所訶。此自其一弊也。于鱗唐詩選自不可廢。但  
渠詡詡然便自以爲唐詩盡在於此。則可哂也。  
于鱗敢爲大言。只是欲欺盡天下後世之人耳。不  
知天下大矣。後世遠矣。安在其可欺哉。後之學者  
慎勿妄爲大言。

工部天河詩在杜選不入上駟。然於初學最宜。以  
瓦卮集卷之五

三

其轉折清晰故也。虛字轉折清晰。作詩如此。作  
文何獨不然。余嘗笑今人學無根柢。纔讀幾篇天  
崇時文。效其險僻之句。便自以爲大家。諦視其文  
則虛字且不通。無論其他。渠不知古人險句字字  
皆有所本。今妄欲以枵腹效之。安能哉。

工部喜達行在所詩。須看他每首結處。總有喜字  
意思。第一首所親爲我喜也。第二首自己喜也。第  
三首爲朝廷喜也。如此看杜詩。真覺題與詩無一  
字不切處。而讀者通體透亮。亦自有手舞足蹈之



樂。

楊用修曰。韓文公贈張曙詩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以忠直自比。而以姦佞待人。豈聖賢謙己恕人之意哉。余謂此亦吹毛求疵之論。偶然以江總比其文采。便謂待人姦佞。然則詩之難動筆也久矣。

靖節歸鳥詩。遇雲二句。應作一句讀。而遇字特妙。譚寒河遊岳記。有與雲遇之語。應亦本此。

倪鴻寶先生行路詩云。行路不期到。拋鞭任鈍驢。

瓦卮集

卷之五

三

二句託意甚遠。有隨寓而安意。彼仕宦而期富貴者。宜其無所不至哉。

先君子豐年樂第三章有云。孰噓孰植。赫赫重臣。兩句蓋呼應法也。或將重臣句。改作名動天京。刻鄂州唱和集內。一日夏觀川先生閱至此。指問先君子具述其故。且笑曰。余詩文中。豈有名動天京語耶。

擊壤集。乃陳白沙詩之根源。而白沙聲調更鍊得好。然亦落禪家機鋒。真野狐精也。唐荆川詩亦



學此派然遜白沙遠矣。

休齋云孟東野一不得第而卽有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詩若無所容其身者老杜雖落魄不偶而意常自若如納納乾坤大何其壯哉白樂天亦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此達者之辭也按東野以母老求仕與少陵樂天不同休齋之所云要未嘗身處其境耳此昔人所以貴知人論世也昌黎題臨瀧寺絕句云潮陽未到吾能說東坡云我能未到說黃州二公詩意相祖述如此余謂五瓦卮集

卷之五

三

岳臥遊亦是未到能說者余嘗有句云要識名山三百座幾多山志在胸閒亦是此意。

武王帶銘帶以束體故言修容火滅猶修則不欺閻室屋漏矣所謂慎戒也杖銘危謂行路有危險之處失道謂行錯了路相忘謂人不扶杖之時看來字字皆與題意相關歸愚謂諸銘有不切者非也。

先君子謂杜于皇詩文如啖哀家梨齒頰閒都無

一點渣滓。



先君子曰歸太僕馬政志。仿佛太史公八書八家中無此文字。又曰歐公馮道傳是學班固王莽傳。今按兩傳只平平敘其生平言語行事。不着一議論。而莽前半節之矯飾。後半節之狂悖。道生平之頑鈍無恥。俱歷歷如畫。讀之令人失笑。斯爲傳神之極致矣。

馮道傳前載王凝妻事。見道之不如一婦人也。末只斷以可謂無廉恥者矣。一句無廉恥三字足盡道之生平。

瓦卮集

卷之五

五

先君子嘗言震川文已造深醇。其視曾王有過之無不及。坊從容請曰。震川深於經術。故非餘子所及。先君子曰。非獨此也。又明於當世之務。旋又曰。震川所陳經濟亦紙上兵馬耳。未知行之何如。

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惟施於舅姑。爾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



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今從俗從姪。亦無害於義理也。或又引顏氏家訓。謂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命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余按杜工部送韋十六評事充同州防禦判官詩。有令姪才俊茂之句。則令姪二字。可以入詩。又有他鄉惟表弟之句。則表弟二字。亦可入詩。唐修隨史。稱韓擒虎曰韓擒。避廟諱也。工部稱武侯爲葛亮。豈亦有所避忌歟。抑文人隨手牽率。故自不妨歟。然在工部則可在。吾輩則不可。在工部瓦卮集。卷之五。三

此語。則是笑話矣。

劉靜修張氏墨竹詩序。謂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按今世所傳朱子楚辭集註。不載反騷。胡笳意。劉氏所據。別有本歟。

朱子曰。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

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坊曰。嗟乎。神靈其

果厭飫歟。抑將盡吾誠以求其厭飫也。孝子於此。當必有惻然不能自己者。故曰。如將見之。如將見。



之者神靈厭飫之謂也。

朱子曰古者男女各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四裔一般後世聖人有改之未盡者尸其一也今蠻峒中猶有此坊按此說亦自是聖人原是因人情而制爲禮彼仁人孝子之心豈能一日而忘其父祖也哉而不能見也故特制爲尸以象之而又懼其瀆也故僅於祭時制爲尸以象之嗟乎仁人孝子之心於是乎窮矣故曰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之生而瓦卮集

卷之五

美

致死之不仁此爲以其中也世俗於祖先春秋之祀蔑如也而以衣冠被土木朝祀而夕虔焉亦見其昧仁孝之原而與於不智之甚也

陳白沙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愚謂大學論明德格致在誠正之先顏子述聖教博文在約禮之先孟子亦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在深造之後此云自得之然後博之以

典籍亦異乎吾所聞矣



湯潛菴作孫徵君文集敘謂慈湖以傳子靜者失  
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  
辨據此是將謂子靜陽明之學爲非禪乎先君  
子嘗曰陸子之學精於告子陽明又精於陸子陽  
明狡獪已甚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先君子  
又嘗曰不知當日如何大學恰缺格物傳亦是聖  
道一厄。

魏叔子作詩屢以魏武老驥伏櫪二語爲題可想  
此老一段雄心。

瓦卮集

卷之五

三

魏叔子每好講經濟其文亦雄拔較宋陳同甫葉  
水心諸公足相伯仲但稍覺煩碎不似陳葉二公  
疎濶耳。

或問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而太史公謂宜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不。同。何。也。余曰靖節不求甚解蓋  
已。心。知。其。意。矣。杜工部讀書難字過亦然。大凡  
讀書字句訓詁制度名物固不可不考然亦有不  
能詳者姑闕疑焉可也。

莊列與佛老皆得聖人道之一體非其中且至者



耳輪迴報應之說。卽佛家有不屑言者矣。

邵康節見解亦只到得莊老地位。其與聖人相合處。只是瞥見得上一層。數學又其緒餘。

康節看似一團和氣。其中卻藏有許多殺機。放出來了不得。

康節元會運世云云。想當然爾。然盤古數萬年以前。必另有一番世界。令人遠想無窮。

周子與大程有唐虞成周太和氣象。

或謂二程平日未嘗與學者言太極圖說。余謂天

九庵集

卷之五

三六

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非圖說中語而何。

東萊博議一書甚便於時文。胡文定春秋傳亦然。蓋文章至宋而另開一派矣。此亦天地氣運爲之。吾先君子道之以政一章制義。便是像博議文法。今人絕無有講博議者矣。

金正希夫聞也者一節。藝其於小人性情心術。作用可謂言之痛快矣。然用意要歸於忠厚。午夜鐘聲。學者慎勿草草讀過。此種聞人在一家則爲

一家人心風俗之害。在一鄉則爲一鄉人心風俗



之害推之一國。天下皆然。看其勢位何如耳。其流弊所極。乃至青天白日之下。儼然魍魎。公行笑談。痛快乃爾。嬉戲之中。亦有戈矛相對。言之可痛。可憾。可悲。可涕。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正希先生此節文。及荆川先生君子喻於義二句文。是也。文必如此。始可當立言二字。

士君子當其怒時。必有三軍不可奪之節。當其喜時。必有宇宙浮沈不可一世之意。陶靖節不爲五斗米折腰。庶幾能怒者矣。我亦欲眠卿可去。庶幾能喜者矣。

瓦片集卷之五

三九

未有周旋世故而能讀書者。其病在周旋二字。亦未有真知讀書而不知世故者。得力在知之一字。畧知大意是最上一等讀書法。然其閒細密工夫。亦不可缺。陸子靜終不免爲異端。只是細密處欠工夫爾。

一日讀東坡詩。有云狂吟跌宕無風雅。醉墨淋漓不整齊。應爲詩人一迴顧。山僧未忍掃黃泥。題曰見題壁。因憶乙丑春。余過河南某店。有題壁者云。



宗是周南祖是騷。才人都信楚風高。只今滿壁舊題者。玷辱先型是此曹。又云謝豹何緣不害羞。忍將歪句入歌喉。莫言吾楚風流盡。江北江南最下流。題云閱壁閒題句。皆吾楚人因怒筆書此。三詩皆可爲好題。詩壁上者之戒。

黃州進士許某。知某縣。官廨舊有空屋一間。相傳多鬼怪。不敢居。許素不信鬼。遂居之。一日許方與同僚議事。其孫在襁褓中。忽有旋風吹其母暈眩仆地。見一朱衣人奪所抱兒去。踪跡不得。日暮從瓦卮集卷之五

罕

草間得之已死。許意所居有古塚。因掘地得一棺。棺中人朱衣方履。顏如生。殆前朝官。此土者也。因禮而改葬焉。噫。生官其土。死而能爲禍。以警動人。亦神矣。倘其生亦聰明正直者歟。然嬰兒何罪。殺之。豈其生亦恣睢暴戾。用法慘酷者歟。噫。凡今之爲守令者。皆有父母斯民之責者也。其視吾民猶嬰兒也。然或以柔暗不明之質。一膺民社。輒憑一已喜怒。妄作威福。公庭之上。敲撲鞭撻。無虛日。抑獨何哉。



凡機械變詐之巧鬼亦有之。往聞京師某甲馳至順城門，馬逸觸汲水者墮井死。時日暮無人，急馳歸。夜半聞叩門聲甚急，甲懼不敢應。叩愈急，不得已開門，則故汲水者也。意其人頗喜，鬼大呼曰：「我鬼也，非人也。汝墮我死，然我死衣食猶人，即能衣食我者，舍汝矣。」甲不得已諾之，自是衣食其家。三年，隱見不常。甲漸貧，一日復至順城門，見一人蹙躄負囊，行則故汲水者也。意其鬼頗疑訝徘徊久之，指問旁人，則人也，非鬼也。蓋前墮井時呼號瓦斤集

卷之五

聖

得救出，甲忿爲他鬼，給歸詆之。鬼慚，惡無以對，遂不見。噫，鬼以飲食衣服故，甘爲下賤之行，殆鬼之極愚者歟。然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測。」鬼之智故宜如是歟。吾又聞鬼者，歸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安得復需衣食？朱子謂南方有山魃木客，亦是胎生，似又與人同，然不應北地有之。北地多狐，殆狐妖歟。

奇事非奇文不傳

鬼也非人人也非鬼仿左

傳華元羊斟對語恰好

陳蘅洲先生原評



蘇子瞻每強人說鬼或辭以無則曰姑妄言之  
余此文前一則得之許氏子弟後一則得之零  
陵胡君世光然要未免於妄姑記之以博好奇  
者一笑世有子瞻其人當不鄙余也

自記

作者天資伉爽於書無所不窺尤精熟朱晦翁  
全書今讀其劄記卦圖數條可云抉摘幽微矣  
至其論史論人文醇乎真儒之言殆有目共覩  
也

瓦卮集

卷之五

望



